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69812

斯大林著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
任務

新的環境和新的
經濟建設任務



339

31.2-6

01

K107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斯大林著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
任務

——
新的環境和新的
經濟建設任務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三年，莫斯科

出版局聲明

本版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責任與艱鉅環境
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係按蘇共中央建設部恩
恩—恩格斯—列寧學院所編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俄文原版（國史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莫斯科
科版）譯出。

唯真翻譯

目次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 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5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 全蘇聯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18
（一）勞動方……………	19
（二）工人工資……………	21
（三）勞動組織……………	23
（四）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知識界問題……………	31
（五）舊生產技術知識界中發生轉變的徵象……………	33
（六）論經濟核算制……………	37
（七）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50
簡要註釋……………	45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
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¹——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快要結束工作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你們在這些決議中——你們這些決議，我略知大概——表示贊同一九三一年度的工業發展大綱，並答應說一定要完成這個大綱。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什維克總是約許了就要執行的。可是，答應說一定要完成一九三一年度的發展大綱，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保證工業總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担起這樣的任務，就是表示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需要有什麼決議了，——而且約許要在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把五年計劃在三年內完成。

代表會議約許要完成一九三一年度的計劃，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受過了「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言並不是常常都執行的。

一九三〇年初，大家也曾約許說要完成年度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至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言是沒有完全執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產品增加額只等於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復同樣的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作人員，約許要在一九三一年內把工業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怎樣才能擔保這次約言一定會執行呢？

爲要完成發展大綱，爲要提供出百分之四十五的產品增加額，爲要在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使五年計劃不是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究竟需要有什麼條件呢？

爲此就需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需要有實際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需要有這樣來領導我們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務使這些可能性變爲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全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有過。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產量比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廠礦企業的技能不夠。

我們具備了第一個條件，卽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沒充分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卽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正因爲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

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誠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大事情，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在一九三〇年間沒有過生產的增長，並且現在也沒有這種增長。在無一例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有着生產的急劇低落。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了。可是，我們本來能夠使產品增加得更多。我們具備有爲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觀的」條件。

那末，怎樣才能擔保不致又重復去年的怪事，才能擔保使計劃全部完成，才能使現有的可能性都會被我們充分利用，才能使你們的計劃不致有一部分又成爲紙上談文呢？

在各個國家的歷史中，在各個國度的歷史中，在各國軍隊的歷史中，常有過這樣一種情形，就是當時具備了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但這些可能性却始終沒有利用，因爲領導者沒有覺察到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是否具備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的發展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是的，我們具備有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究竟何在呢，究竟需要有什麼東西才可使這種可能性實際存在呢？

首先，就需要國內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國家裡有這些東西麼？有這

些東西。並且比在任何其他國家裡都要多。例如烏拉爾就是其他任何一國裡都找不到的富源匯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應有盡有！我國除橡膠一項以外，什麼都有。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膠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從天然富源方面說來，我們是完全有保證，甚至是綽綽有餘的。

還需要有什麼呢？

還需要具備有願意和能夠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為人民造福的政權。我們有這樣的政權麼？有這樣的政權。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遇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磨擦。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年在建立第二個煤鐵基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基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很快的將來就會有這個基地了。

還需要有什麼呢？

還需要這個政權受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支持。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支持麼？是的，受着這種支持。在全世界上再沒有哪一個政權像蘇維埃政權這樣受到工農支持。我不來援引社會主義競賽發展方面的種種事實，突擊運動發展方面的種種事實；以及工人羣衆為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支持蘇維埃政權的事實，都是盡人皆知的。

為要完成並超額完成一九三一年的發展大綱，還需要有什麼呢？

還需要具備有這樣的制度，它是沒有沾染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失業，浪費和大眾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我們的制度卻沒有患有這些病症，因為政權是握在我們手中，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因為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把它們正確地分配於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我們沒有染受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種種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的有決定意義的優越處。

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經濟危機吧。他們儘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儘量減低原料價格。可是他們不願多少認真減低日用工業品和糧食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可取價於基本商品消費者大眾的辦法，即用取價於工人的辦法，用取價於農民的辦法，用取價於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的立足地。所以結果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

我們的優越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把我們的工業建築在最優良的技術基礎上，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當時我國工業是建築在渙散狹小農業基礎上。但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已沒有這種情形了。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

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莊——它們就是大規模農業的形式——在今年已提供了我國全部穀物商品總額的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即蘇維埃制度，使我們具備有迅速向前進展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不到的。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需要有什麼呢？

還需要具備有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充分團結一致，以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充分富有經驗，以致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地實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我們有這樣的黨麼？是的，有這樣的黨。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而且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承認的。看看吧，那些大家皆知的「尊敬的」先生——美國的非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賽，該是怎樣對我們黨拚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拚命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發展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中，甚至要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客觀的可能性。

這樣，爲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具備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麼？

換句話說，我們具備有對於廠礦企業的正確經濟領導麼？這裡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這裡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為領導就是簽署公文，簽署命令。這當然令人痛心，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想起謝德林小說中的那些瞎官*。你們記得，瞎官太太曾教訓瞎官少爺說：不要用功學習，不要諳通事理，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好了，這不是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就是簽署公文。老實說，很使我們丟臉的，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用簽署公文的辦法來進行領導的。若要他們諳通事理，掌握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把創立現代工業的極重大任務解決了的人，是使農民轉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為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公文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公文要比領導生產容易些。所以許多經濟工作人員就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裏也有我們的過咎，中央機關底過咎。十年以前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不充分懂得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必須學

* 瞎官是俄國著名諷刺文學家薩爾退可夫——謝德林在他所寫的短編瞎官少爺和瞎官太太中描繪的一種剛愎自用的昏庸官吏典型。

（譯者註）。

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舊的技師和工程師即專家們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業務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同時却要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和那些忠於我們的專家們一同成爲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業務內行」。口號曾是這樣。但實際上結果又是怎樣呢？原來這個公式後一部分竟被人拋棄了，因爲學習要比簽署公文難些；而這個公式前一部分則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爲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弄成了一種胡說，危險和有害的胡說，而這種胡說是我們擺脫得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再三警告過我們說，這方面的情形是不好的。沙赫特案件²就是第一個嚴重的警號。沙赫特案件指明出，黨組織和職工會組織底革命警覺性是不夠的。這個案件指明出，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落後得不成樣子，有些舊的工程師和技師既然不受監督地進行工作，就比較容易地滾上暗害道路，況且國外敵人又不斷地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

「工業黨」公審案³就是第二個警號。

誠然，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是由於階級鬥爭。誠然，階級敵人瘋狂地反抗着社會主義的進攻。然而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是不夠的。

究竟暗害勾當怎麼會能具有這樣廣濶的範圍呢？這應歸咎於何人呢？這應歸咎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務，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的時候已開始研

究業務技術，開始掌握技術，如果我們更時常和恰當地干預過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份子就會作不出這樣多的暗害事情來。

我們自己應該變成專家，變成業務內行；我們自己應該面向技術知識——這就是當時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是第一個警號，甚至無論是第二個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早已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舊口號，即拋棄那已經過時的干預技術的口號，而要自己成爲專家，要自己成爲精通業務者，要自己成爲完全的業務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爲什麼我們沒有一長制呢？當我們還沒有掌握技術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一長制。當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經濟和財政問題的人材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賭咒發誓，但你們若不掌握廠礦企業方面的技術、經濟和財政，總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總是不會有一長制的。

所以，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掌握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爲業務內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全部完成，才能保證一長制見諸實現。

誠然，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但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科學，技術經驗，知識——這一切都是可以弄到手的東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這裏主要點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熱情去掌握技術，掌握生產學。只要有熱情，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須竭力和儘可能增加速度。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挨打呀！舊俄羅的歷史，其中有一點就在於它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的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國和法國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因為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這樣作是既可獲利而又不致受到報應的。你們想必記得革命前期的一位詩人底詩句：「羅斯媽媽呵：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⁴。這些老爺們把舊時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爛熟了。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又豐富」麼，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又單薄，又軟弱」麼，那就可以不受報應地隨便打你搶你。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你落後了，又軟弱無力麼，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有力麼，那你就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我們

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而政權已歸我們所有，已歸人民所有了——現在我們已有祖國，而我們也就定要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呢？願不願讓它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它的落後狀況，而發揮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再沒有別的辦法了，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說過：「或是滅亡，或是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是我們會被人打翻。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的義務所要求於我們的。

可是，我們還有其他的，更鉅大更重要的義務。這就是我們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的義務。這種義務是與第一種義務相符合的。但我們却把這種義務看得更高。蘇聯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我們獲得勝利不僅是由於有蘇聯工人階級的努力，而且是由於有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種支持，那我們就會早被粉碎了。人們說，我國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底突擊隊。這說得很好。但這加予我們極重大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為什麼支持我們呢？我們為什麼受到了這種支持呢？就是因為我們是先動手去對資本主義作了戰，我們最先建立了工人政權，我們最先開始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就是因為我們所做的事務一經成功，就會扭轉整個世界而解放全體工人階級。可是要怎樣才能達到這個成功呢？就是要剷除我國落後情

况，發展高度的即布爾什維克的建設速度。我們應當如此前進，使全世界工人階級可以望着我們說：看呵，我的那個先鋒隊，我的那個突擊隊，我的那個工人政權，我的那個祖國，正在幹着他們自己的事情，即幹着我們大家的事情，他們幹得很好呀，——讓我們大家來支持他們反對資本公司發展世界革命事業吧。我們是否應該不辜負世界工人階級底厚望呢，是否應該執行我們在他們面前的義務呢？是的，是應該的，如果我們不願丟盡臉皮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義務，國內的義務和國際的義務。

你們看到，正是這些義務要我們厲行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並不是說我們這幾年來在經濟領導工作方面沒有作出一點事情來。我們已經作出了一些事情並且作出了很多事情。我們把工業出產量比戰前增加了一倍，我們創立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業生產。可是，如果我們在一個時期中努力認真掌握過生產，掌握過生產技術，掌握過生產底財政和經濟，那我們就能作出更多事情來。

我們至多是在十年當中就要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具備有爲此所必需的一切『客觀的』可能性。所缺少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只是取決於我們自己！！已經是我們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現今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你既是個工廠經理，就得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連